



自然

Mother Nature

◆ 撰文 / 林碧玉

搭機飛翔在三萬公尺高空上，穿梭雲海飛越重重山巒，見窗外山頂皚皚白雪，飛機外的高空環境應是攝氏零下數十度吧。探頭俯視大地，灰濛濛一片，陸地應是冷颼颼的，特別白顏色的區域應是河川，見其蜿蜒橫越吋吋土地，錯綜複雜極具生命力，不停息的往一村又一村邁進，似母親般毫不吝惜輸出活水滋潤大地，似母親般爲了春暖時分養息，只爲子孫們盡更多心力。

感恩！大自然自在的運轉，毫不干預，任人踩踏、揮灑，仍悠然自得盡本分輸出養分，然，是否因默默承受隨方就圓？似春蟬吐絲？不可忽視，大自然似乎正在蛻變，是否蓄勢等待反撲？如何扭轉，回歸自然？宛如，日本在邁向老化人口社會結構中用心逆轉，有機會順勢回歸年輕化人口結構？

記得，十餘年前吧，醫院處於台灣東部一隅，資源取得不易，有感於住院病患經常深夜輾轉難眠，護理人員奔忙於床榻邊。治病優先處理疼痛是自然現象，但當時疼痛治療觀念尚未引進台灣，止痛的嗎啡越用會需要越高劑量，且因受政府管制，醫師並不建議增加劑量，因此要病患強忍疼痛，包括癌症病患，唉唉病榻間，護理同仁年輕，感同身受，心情難以從病患的苦中跳脫，又不能淚眼婆娑的出現在病房，病人苦、護理苦病人所苦。旁觀其間悲心難棄，苦思另類解決良方，偕同護理同仁們，前往北京尋覓中醫護理，期待藉著中醫簡單的『花仔』或『針灸』等簡易方法，有機會輕而易舉地解決病患之痛，或許，也可成爲當年『慈濟護專』護理教育之特色。

當年，這雖是很好的創見，但要說服身受西方傳來之護理教育思想薰陶的護理同仁們，是一件困難的大事，他們難以想像，一顆小小『花子』貼在耳際，怎會發生效用？一行人走訪北京中西醫結合醫院，如今之護理部主任淑娟也同行，適巧失眠頭疼，她也有冒險精神，勇於接受實驗，說來也真神奇，『花子』輕按貼上，淑娟直呼有效，且第二天清晨，滿臉神奇大聲的訴說一夜好

眠……，好似拋棄原有信仰，積極的想引回台灣，好讓護理人員既不需以侵入性療法治療病患，又可及時解決病患憂苦，於是乎，中醫護理引進慈濟護專教學觀念，於焉而成。

隨著，生活品質之提昇，尊重病患、降低疼痛的治療觀念丕變，癌末病患接受安寧緩和療護儘可能解除痛苦，生命時日既然有限，何來解痛藥物上癮之慮？

照顧其身病更照顧其心靈，安然無痛邁向新生；或，積極推展疼痛治療，是人們在醫療照顧品質之提昇，因此，疼痛藥物之使用漸漸開放，當年想要引進之自然無痛、自然入睡方案，似乎已成雲煙，內心隱隱不安……

在這資源使用爆炸的時代，全球氣候不正常，警訊正默默的潛近身邊，南極冰融化了，大家前往紐西蘭看浮冰奇觀，可否謀思危機正埋伏在大家不知不覺間。病痛了，吃藥解痛，可有更簡單的止痛方式？

全球各大國家之醫界，積極探索新醫療，也就是自然醫療，在中國稱為中醫，在許多國家稱為傳統醫學，傳統即回歸自然，對志為護理同仁而言，護理的自然是慈悲、是母愛，發揮母性愛的光輝，是最自然的。但，對於年紀輕輕剛從學校畢業的護理新人，面對生死其苦難解，經常選擇逃避現實為之。

最近，一位新店的護理同仁夢華，在化學治療單位服務，日日看到癌症病患，雖非常有愛心，但可能工作量大，已經有一點麻痺吧，有時病患所提需求，僅能提供有限之照顧，無形之愛的『膚慰』鮮難傳送，病患及家屬唯有搖頭慨嘆。只至夢華赫然發現自己難逃癌症侵犯，在歷經抗拒、不敢面對現實之後，在同仁呵護照拂下，一步一腳印接受治療過程，深深體悟生命的經歷，才知病苦之苦，才能轉化耐煩為病患『輕輕膚膚』。用自己經歷換取護理本質，其代價何其大？

十餘年前，雖有取自自然護理之念，亦因大陸大醫院加護病房病患寥寥無幾，病房內護理人員升起炭火取暖景觀歷歷在目。此情形回台報告後，上人慈悲提供助學金，以高級護理（大學護理系）為培育對象，促成南京醫科大學，成為中國大陸第一所有護理系之學校，提昇護理水平。如今大陸進步神速，引進很多觀念，無菌觀念應該已經建立，但在新觀念引進的同時，傳統美好的止痛方法，既不浪費能源，又能即刻降低痛苦之祖先最佳遺產，是否已經拋棄不用？只有留待機會來臨時，才能瞭解其真貌。

在迎接2007年新春到臨的時刻，飛機不停往前飛，腦中思維不停輪轉：回歸自然，滋生對大地的尊敬，因大地孕育我們，我們感恩大地，輕輕的倚賴，輕輕的撫慰如怕它痛，宛如對病患之愛，如此，似乎是最重要、最自然的課題。✿